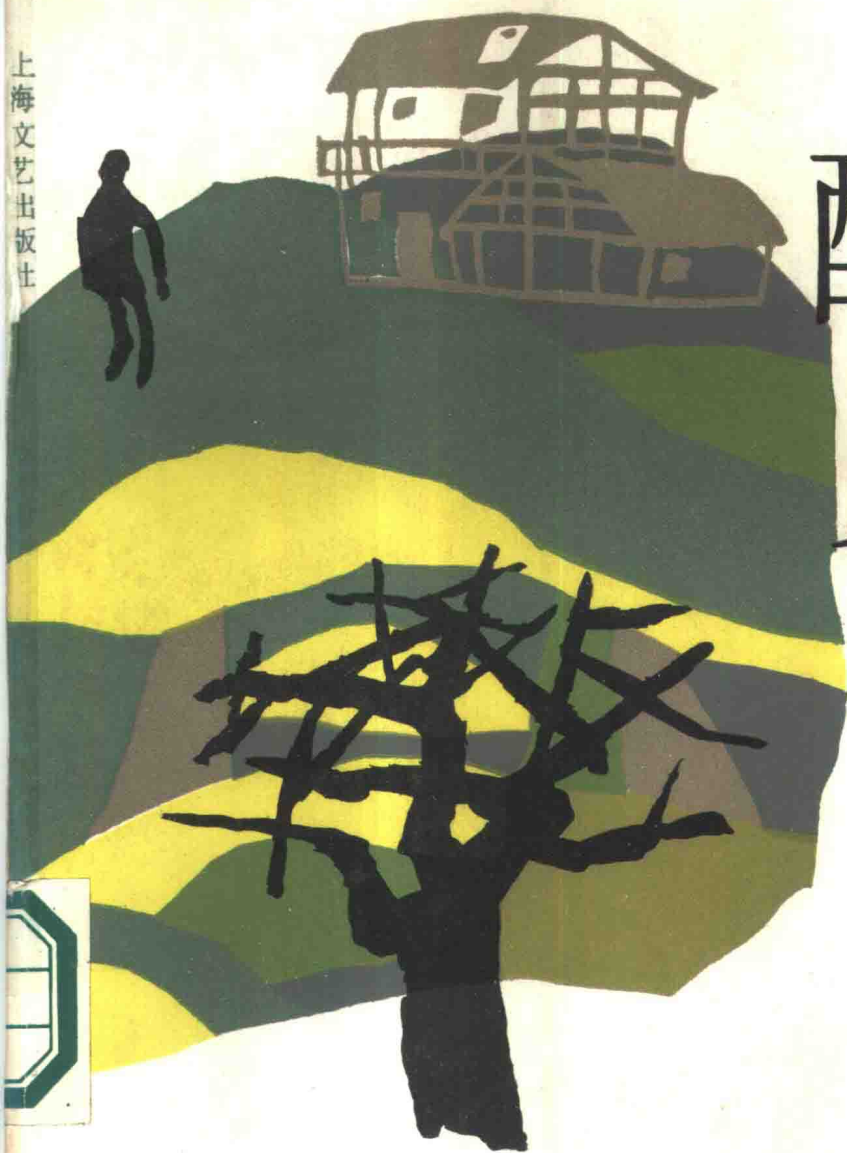


醉乡

孙健忠

ZUIXIANG ZUIXIANG



孙健忠

醉乡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邢庆祥

装帧设计：张 恢

醉 乡

孙健忠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 插页 8 字数 290,000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749 定价：2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风格独具的长篇小说。

湖南土家族聚居的湘西是一个神秘而又迷人的世界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喜雨，给这个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带来了生机，带来了欢笑。小说描写了土家族人民在生活上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深刻变化，热情地讴歌了党的方针政策所产生的无比威力，赞颂了土家族人民创造新生活的奋发精神。

作者以诗画一般的风俗画面与人物性格相映成辉，巧妙地将古朴的美与现代的美和谐地统一起来。那如画的山村，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家族乡民的生活，那有着美好心灵的人们……描绘得色彩斑斓，情趣横生，引人入胜。

上 卷

冷冷的月光底下，雀儿寨的老乔保蹲在渡船头吃闷酒。舱板上放一个土钵碗，碗里似乎有狗肉、牛肚子，还有不曾切烂的、整个整个的红辣椒。老乔保这么蹲着，左手掐住酒葫芦的颈脖，右手拿双红筷子，两手替换着将酒肉送进嘴巴里。

“这狗肉好嫩，好香，牛肚子绵绵的，有嚼头，都是些下酒菜……若先放点柑子皮、柚子叶、花椒子，口味还会好些……白日里过渡的人多，怎么没想到托哪一位摘点？……”

老乔保心里这样说，没有说出口。渡船上只他一人，说出口没得人听。扎实累了一天，难得有这阵子松快，渡船弯在码头边上，他将托人从场上买来的酒菜，拿出来一个人消受。龙溪坪今天逢场，渡船上热闹、拥挤了一天，现在冷落下来了。月亮从山巅上爬出来，又落进渡船边的河水里，给独个儿吃闷酒的老乔保作伴。河上白蒙蒙，雾气在月光下升腾，河水在雾气下流淌。南岸的望月峰，比白日里显得更高、更挺拔。北岸的寨子却融进夜色中了。只有几处有油灯、火把流动，一阵狗抢骨头的吠声，一个酒癫子装疯卖傻的哭闹，尚能表示出这个寨子的存在。

“吃不得那样多，就少吃一点点啦，这是何苦呢？酒这个东西……我吃它如吃水一样，一碗一碗的，一瓢一瓢的，日日要，餐餐要……可是，我从来没醉过。吃酒兴醉，那算什么角色？不如

莫吃还好些……”老乔保甚是得意，后边的话，竟然说出口了。

幸喜他的话只让这古老的、阅历很深却始终沉默不语的破渡船听见，不然，难免要遭到一场奚落了。哼！吹什么牛！你说你从来没醉过，那回给公社书记的么儿子抬亲，你到底醉了没有？你躺在屋檐脚。屋檐水哗哗流，劈头盖脑地往你嘴巴里灌。你以为别人仍在给你劝酒，一边摇手一边说：“承许书记看得起，我今天吃足了，不要了。吃剩的，留在那里，我明天再来吃。”

尽管事隔多年，若有人提起这笑话，老乔保必定有些难堪。不过他也有宗好处，酒醉不发癫，不站在街当中骂朝天娘，不回到渡船上打烂些不经用的家什，如锅盆碗盏之类。当然在婆娘还在世时，更不会拿婆娘当出气筒和醒酒药。他只会放倒身子睡觉，做些荒诞不经的梦，到梦醒的时候，酒也醒了。这在醉乡，应当算作一种美德、一种骄傲，颇受到团转乡邻的敬重。

每到打谷子、摘茶子时候，同化缘僧人一样，老乔保必定挑一担竹箩筐，到田里岸桶边和山坡上去化渡船米。主人总是念其风里雨里划渡船的辛苦，除了用笕箕撮谷子、茶子倒给他，还必定酬谢一竹筒家酿水酒。后来的许多年，田土归了公，老乔保靠近边几个寨子拨给他的工分吃饭。因为工分不值钱，买不起足量的酒，他吃醉的回数实在稀少。谁料得到，在老乔保尚未离开人世之前，好日月又回来了，他可以把酒当水来喝了。

这时节，老乔保的心境并不轻松，吃着酒，“唉，唉”地叹一声气。他很累。不是因为累——每个逢场天，过渡的人多，他都很累，却从来不叹气，今天的事，恐怕只有这破渡船才会晓得。也许他碰到什么不快活的事？也许酒吃得太多了一点？是太多了一点，他有点头昏眼花，管不住自己的手脚了。他拿筷子夹起一坨嫩狗肉，正往嘴巴里送，头一下送到鼻尖上，二一下送到耳朵边，

就是送不进嘴巴。“我的嘴巴呢？我的嘴巴哪去了？”

嘻嘻，他找不到自己的嘴巴了。

但是，他听见河对岸有人喊船：“乔保大叔，我要过河，乔保大叔……”来的实在不是时辰。老乔保不予理睬，仍然在找自己的嘴巴。终于找到了，一坨嫩狗肉送进去，上下牙一咬，满口油渍渍、香喷喷的滋味。

“乔保大叔，请把渡船划过来。”河对岸又喊，声气很微弱，似熟悉又似陌生。

“你、你……是哪个？”老乔保问，舌头好硬，不灵便了。他扭转脑壳望，月色朦胧中，醉眼蒙眬中，见岸上有个小小的人影。

“我是矮子贵二。”河那边说。

“你是……矮子贵二？”老乔保一惊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把个酒葫芦落在舱板上，差点滚进河里去。他颤颤抖抖说：“你不要来吓我，欺侮我这个吃醉酒的老头头。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，逢月半，逢过年过节，我都没忘记送你几张纸钱……”

“乔保大叔，我听不懂你的话，我怎么会来吓你？”

“告诉我，你是人还是……鬼？”

“我是人，乔保大叔，我又没有死，怎么会是鬼呢？”

“你真的没有死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还活着？”

“嗯。”

乔保大叔总算信了。他终年生活在渡船上，在距寨子半里路的荒郊，什么豺狼虎豹都不怕，只怕那世间并不存在的鬼。天黑以后，从河上、山坡上发出的异乎寻常的声响，往往会引起他很大的疑惧。为了驱鬼避邪，他曾请道士画了两张符，贴在船舱

的门上、竹棚上，还杀一只大雄鸡，以鸡血涂舱板。此刻，他听出站在河对岸喊船的确实是活人矮子贵二以后，酒已醒了一半，麻木的神经松弛下来，并显得十分欢喜。他收拾好酒葫芦和土钵碗，跳上河岸，从石锁上解脱拴船的竹缆索，尔后立在船头，操起铁爪子竹篙，将渡船撑开，到篙子戳不到底的深潭里时，又换了一支橹来摇。

渡船离岸渐近，月光下的矮子贵二越来越清晰。还是那么矮、那么小、那么瘦，三十来岁人，象个小娃儿。再看衣着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破对襟衣、旧笼头裤，同出门时一模一样。不过，他的头上和脚上却有大变化，老乔保吃惊地发现，布首帕变成一顶皱巴巴的遮檐帽，水草鞋变成一双半新的解放鞋。手上提一个拉链塑料袋，肩上扛一卷烂棉絮。

老乔保在心里揣度：这几年，他在外边混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发了一点财？然而看不出。

拢岸时，渡船头撞在岩嘴上，船身晃了晃。到稳下来时，矮子贵二上来了。老乔保丢开橹把子，抓着他的肩膀，凑近他的脸，拿眼睛看，拿鼻子嗅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是你，是你……你到底回来罗。”老乔保喉咙里哽哽的、酸酸的，“这几年，我为你不知落过多少眼泪。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你阿爸。我跟你阿爸是同年老庚，最相好的。他讨你阿妈时，要我去抬花轿，我就把你阿妈抬来了。后来有了你。谁知他命数不足，到你八岁那年，就一命归西，见阎王老爷去了。你阿妈心不好，丢下你，到别人屋去作二路亲。可怜你这个无娘无爷崽，受尽寨里人的欺侮。我又帮不到你……”

“乔保大叔，你莫难过，要想开些。”矮子贵二反过来给老乔保宽心，“你是好人，我阿爸在世时这样讲，我自己心里也明白。

你给我的好处，我都记心里，一生一世不得忘。”

“你莫这样讲，你这样讲我心里更不好过，我真的对不住你，我没教好你玉杉妹……”

“也怪不得玉杉妹，她如今好吗？”

“好什么呀？她男人前年得急症死了，丢下两个小把戏，一个五六岁，一个三四岁……嗨，莫去讲她了，管我什么事？贵二，你跟乔保大叔照实讲，这些年，你在外边吃了许多苦吧？”

“我、我……”矮子贵二不知怎么说，说不，这不合实情；说是的，又怕伤老人家的，“大叔，我一个年轻人，吃点苦不要紧。这几年，我看了好多世界，捡了好多见识。大叔，你这几年过得好不好？”

“莫问了，先前的事想不得。如今好世道真的来了，田土都包到户，我也包了这只烂渡船，你是为这事才赶回来的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可是你回来迟了。寨上人都说你死在外边了，冬里包田土没有为你留一分，你那个屋架架，也被拆散分到户了。屋不要紧，你没有住处，就跟我在渡船上搭伴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唉呀，你乔保大叔硬老忘魂了，只顾讲话，却让渡船往下流……”老乔保忙捡起铁爪子竹篙，将下流了十多丈远的渡船弯好，一边说，“快把东西放下来，走了一天坡坡路，未必不累？你还没有吃夜饭吧？我就为你热牛肚子、狗肉、大米饭，还有酒，算为你接风！”

躺在窄小的舱篷里，温暖又舒适，一身疲劳顿觉消散。游子终于回到故乡，枕着这迷人的河流，闻着这各种熟悉的气味，听

得见水响、虫鸣和寨子里狗的吠声……舱门没有关，望出去，月光一片白，远近的山，朦胧中极有层次，河上的雾气，时大时小，时聚时散。后来，虫不鸣了，狗不吠了，水似乎也不响了。这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：这个世界正在死去，正在冰凉和僵直，再也不会复苏了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感觉？矮子贵二说不清楚。他离开这里的头天夜晚，开始也是这样的景色，冷冷的月光笼盖着一切。他喜欢夜晚，希望月亮也不要。后来月亮真的熄灭了，世界上一片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蹲在山坡上的草丛里，喘着气，得到了暂时的安宁。他当时想，如果世界永远这样黑，没有白天，只有夜晚，那就好了。他将象野猫和黄鼠狼一样，在黑暗的山洞里蛰居，爬行和躲藏，无论什么人，都看不见他，找不到他。若能这样，他将会如何的安静；若能变一只小兽，他又将是如何的幸福。今天为什么又会有这种心情？这是很奇怪的。按他的脚力，完全可以在天黑前赶到河边渡船口的。然而他故意放慢了脚步，并且离开大路，钻进一座梓木林里，放倒身子睡了一觉，直等到日头落山才起来。他仍然害怕家乡的日光，害怕在日光下碰见寨子里的熟人。以致于当他站在渡船口喊船时，真的把老乔保吓了一跳，以为是回来讨账的难死鬼呢。

现在，老乔保半躺着，紧紧挨着矮子贵二的身子，感觉得到一股活人才有的温热。他问着矮子贵二这几年在外边的情形，吸着辣辣的油草烟，火星在舱篷里忽明忽暗地闪。不一会，他推开舱篷的一角，将长烟杆伸出去，往船舷上嗒嗒敲几下。嗞的一声，烟的余烬落进河水里了。有时口渴了，他就把脑壳伸出去，以手板为瓢，舀起几捧水喝。过后，他又安静下来，半躺着继续听矮子贵二说稀奇事。

从矮子贵二口里，透出来的意思，似乎在外边并没有吃到苦，恰巧相反，享了好几年清福。单说吃东西一项，有回，他竟到了一只大虾公，一只海里出产的有指拇那样粗的大虾公。这么大的虾公，老乔保从没见过。莫说老乔保了，就算往日的财主佬，当今的书记、委员，只怕也没得过这样的好口福。说到酒，老乔保听了就不满意了。一股猪潲气，寡淡的，吃一桶也不醉，那算什么酒？

又听矮子贵二说，大口岸人古怪得很，荤菜里该放盐，他们偏偏放糖；糕饼里该放糖，又偏放盐，荤菜与糕饼就这么反过来，该甜的咸了，该咸的甜了。吃肉肥的不要，专吃精的，还那么小气，切成小颗小颗的，小片小片的。乡里不值钱的丛菌、木耳、竹笋子一类，那里却能卖大价钱，比肉都贵得多，还取了些动听的名字，丛菌叫“蘑菇”，竹笋子叫“玉兰片”。木耳呢，依了乡里人的叫法，也叫“木耳”，不知怎么就取不出别的名字了？

老乔保问他大口岸讨口难不难？他说比起乡里，容易得多了。拿根扁担为过路客挑行李能找钱，路边上捡烂纸、捡烟屁股也能找钱。还有算命的，看手相的，摆扑克牌和象棋的，做生意东街买西街卖的，打莲花落、耍猴子把戏的，练武功的，卖跌打损伤药、老鼠药、肥猪药的，也有吃活络食的，抱个小娃儿，坐在街边上，等着过路人发善心，把银壳子往竹筒里丢的……

“这么说，你也算个江湖上人了？”

“半个，算一个，欠资格。”

“你吃得‘千家饭’？”

“没，”矮子贵二摇摇头，他明白，“千家饭”是指沿门乞讨，“手边没得钱，我可以进馆子，坐二道席。那只大虾公就是在席上吃的。我还吃过鱼翅膀、熊脚板……”他在黑暗中露着白牙齿，

得意而快活地格格笑了。

当问到落脚安宿的地方时，他告诉老乔保，那么大的口岸，哪里不可以落脚？街边屋檐下、汽车站、火车站……碰到冷天、落雨天，他就搬进桥洞、防空洞里住，还有拘留所，也是歇脚的好地方。只要做一点点工，吃饭不收钱，不收粮票。

“什么‘拘留所’？”老乔保不明白这是个什么好所在。

“就是押人的班房。”矮子贵二说，口气里极为轻松，“大叔，那班房才是好呢，睡觉有床，床上铺了稻草，稻草上有毯子，毯子上有被窝。屋是红砖砌的封火统子，不漏雨，不透风，冷天里最舒服。嗨嗨，我总算尝到住洋屋的味了，这辈子值得了。”

“大口岸的班房都这样不同。”

“嗨，差点忘记讲，还有亮晃晃的电灯，有自流水，把那个龙头一扭，水就哗啦哗啦流。那个茅厕才好，从早到夜放水冲，一点臭气没有，比我们乡里的堂屋还干净。”

“照你说，这是个享福的所在呢。只不晓得，它尽关些什么角色？”老乔保颇感兴味地问。

“那里头关的，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后生家、外流人、讨口人、吃‘千家饭’、坐‘二道席’的人，还有扒老二。大叔，我还看见过高鼻子洋人……”

“高鼻子洋人不稀奇。没解放那年，我也碰到过一回。一个福音堂的洋和尚，要过河有事，我为他划的渡船。他送我一盒子洋饼干，怕莫有斤把重。我尝了一块，一股洋骚臭，下不得喉。我甩下河喂鱼罗。”

“大叔，大口岸的女人家才有味，腰子细细的，脚杆长长的，穿双高底靴，在街上踮起脚走路，杨柳枝一样，摆呀摆的。”

“请她来乡里挑担牛粪草爬一回坡看看。”

“那会打颠倒，闪断那个杨柳腰。一到热天，还故意穿忒短的裙子，把个雪白的腿巴露在外边，给满街人看……”

“看那个当不得饭吃，饱不了肚子……”老乔保对女人和雪白的腿巴不感兴趣，连打几个呵欠，将竹烟杆往枕头边搁好，放直身子，不一会，就呼噜呼噜扯响了风箱。

矮子贵二兴奋得很，思绪杂乱，无一点睡意。尽管走了一天山坡路，但那一碗烈性包谷烧，把疲乏全驱散，听着老乔保深沉的鼻息，觉得极为亲切。这世界上，除了这老头子，他没有一个亲人了。在外边时，每当夜深，乔保大叔常引起他真切的思念：有没有酒喝？心情好不好？包谷饭够吃么？会不会生什么病？有时眼皮子跳，他想乔保大叔是不是出了事？便产生一种莫名的担心，觉得十分痛苦。现在他放心了。老头子总算熬过来罗，看来活得很健旺，心里也很快活，说话时喉咙好大，鼾声又这样甜蜜。

刚才，老乔保曾提到自己的女儿玉杉，这增添了矮子贵二一点心思。可怜的玉杉妹！想到她的不幸，他心里酸酸的，有无限的悲凉。乔保大叔说他没教好玉杉妹……这怎么怪得玉杉妹？她长得那么高挑，那么俊秀；而自己呢，一个矮子，一个短手短脚的小大人。乌鸦配不上凤凰，自己如何配得上玉杉妹？怪谁？怪老天爷，老天爷不公平。也许在什么事情上，阿爸、阿妈得罪了老天爷，因而受到老天爷的惩罚，这惩罚竟落到自己头上。同样是人，别人都发育得强壮、高大。只有他如此矮小，孑弱，不如一只狗。唉，如果真的一只狗，那倒好了，没有作人的烦恼了。

然而他是人。他需要在人类社会生活。人类社会当然按照人的标准来要求他。别人能使牛打耙，他也应该能使牛打耙；别人能挑一百五、两百斤担子，他也应该能挑一百五、两百斤担子……但是他却不能与别人同等的体力。别人劳动一

天拿十分工，他一天只有五分工。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，是个半劳力，归入妇女、娃儿一伙，做些薅草、种包谷、摘棉花之类的轻巧工夫。他是个弱者。他必须明白这一点，不应该有别人可以有的奢望和苛求，不然就会自寻烦恼。譬如说讨婆娘吧，他就没有这个条件，连念头都不应当产生。俗话说：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他连自己也养不活，哪里能养活婆娘儿女。他算不得一个真正的男子汉……

小时候，他和玉杉象兄妹一样，感情很好。长大了，分出男女来了，他们就不在一起了。他心里喜欢她，悄悄想她。尽管乔保大叔有那么个意思，他却从来没有打算对她表示，要同她成亲。后来玉杉妹出嫁了，为了送她一件礼物，他天天砍柴上街卖，捡菌子，扯笋子上街卖，终于积得一点钱，买了一双高统子胶鞋。他真心望玉杉妹夫妻和睦，有吃有穿，不害病，快快活活一辈子。谁知玉杉妹命苦，丈夫把两个小娃儿丢给她，自顾自走了。唉，可怜的玉杉妹！

寨里传来一起一落的鸡啼声，五更天了，要亮了。矮子贵二强迫自己不再胡思乱想，抓紧睡个五更觉。醒来时，大约是乡里人吃早饭时候，论钟点约九点多钟。老乔保正在船头上同人说话。

“我晓得哩，你见我又有几个小钱了，就时时打我的主意。”老乔保喉咙压得很低，声音里显得激动和烦躁，“我这把老骨头，靠谁来可怜呀，靠你吗？唉，我前世结了什么冤孽呀？我的命这样苦……”

“阿爸，你……”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一个很熟悉的常常使矮子贵二心跳的声音。

是玉杉妹！

“你莫这样喊我，我不是你阿爸，我没有你这个女……”

“阿爸，我偏要喊你阿爸，你能不认我吗？”玉杉毫不示弱，尖嘴快舌地说，“只说自己命苦，就不说你的女儿命苦……七八岁，我就没有阿妈来照扶了。要是阿妈还在，我就不得找你，我会有阿妈疼……”

“好，你莫来找我，莫来！”

“我难道不是你的亲骨肉吗？牛儿和兔儿不是你的亲外孙吗？你能见死不救吗？只顾你自己，场场吃肉，天天灌牛尿水……”

“我吃肉，灌牛尿水，不要你管，我拿自己的钱，想怎么的就怎么的。你只好生管你自己，莫让别人指背脊，丢尽我的丑！”

“我丢了你什么丑？”

“你以为我是聋子吗？我在渡船上什么都听得到，你不红脸我红脸呢。”

“阿爸，你乱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我说什么？我说穷要穷得值价！要有骨头！宁可饿死，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！”

“你！你……”

父女俩不相让，争吵得更为激烈。好心的矮子贵二，生怕玉杉妹和乔保大叔伤感情，想出去劝劝。他穿好衣服，拉开舱门，钻出低矮的舱篷。一见矮子贵二出来，老乔保惶惑地眨着眼睛，一双手乱摸，装成找竹烟袋的样子。玉杉直直站着，脸上本来就涌起红潮，这时已红到颈脖和耳背了。特别是那双眼睛，眼珠子鼓出来，木然不动，可能刚才哭过，还那样湿漉漉的，透出来的神情极为复杂，有惊惧，有疑惑，也有羞惭和不安。矮子贵二的出现，太突然了，她一点儿精神准备都没有。